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8

16 世纪的不信教问题： 拉伯雷的宗教

[法]吕西安·费弗尔 著

赖国栋 译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8

16 世纪的不信教问题： 拉伯雷的宗教

[法]吕西安·费弗尔 著 赖国栋 译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 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法)费弗尔著;赖国栋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12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3665-2

I. ①1… II. ①费…②赖… III. ①拉伯雷(1494~1553)—
文学研究 IV. ①I565.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8575 号

16 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

著 者/[法]吕西安·费弗尔

译 者/赖国栋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任中伟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00)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号楼 10 楼

邮购电话/021-24175963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480 千字

印 张/36

书 号/ISBN 978-7-5426-3665-2/K·162

定 价/68.00 元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主 编 陈 恒 黄 韬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王忠欣	王晋新	王晴佳
卢汉超	刘 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 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 强	李剑鸣	杨共乐
汪民安	范景中	陈 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 淳	林在勇	郑克鲁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 洋
彭 刚	彭小瑜	蒋竹山	魏楚雄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16 世纪的不信教问题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寄厚望于
费尔南·布罗代尔

绪 论

11

优秀的教科书^①总是好的。不过,“人类的演进”^②并非诸教科书的汇编,尽管它们也很优秀。我接受了一项重任,那就是考察文艺复兴时期在人们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的宗教问题。只是就“信教”的反面即“不信教”(l'incroyance)问题献上厚厚的一册书时,我今天即使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推理方法,也请本丛书的支持者别对此表示不满。

读者诸君还是不要受本书标题的误导。拉伯雷是我喜爱的作家。拙作并不是好奇的读者献给他喜欢的作家的赞辞。换句话说,它并非专门讨论拉伯雷。拙作的目标并不宏伟,只是试图评论我们16世纪的感觉(le sens)与精神。

这难道又是一篇评论?在诠释文艺复兴的这些年头里,一切似乎都已经言说殆尽,彼此间只是相互模仿,了无新意。正是如此,我无意模仿我的先辈。这并非因为我无端地喜欢那些不合常理的新东西,仅仅因为我是一名史学工作者。作为历史学家,他不是要无所不知,而是要不断探索。因此,他会去质疑那些既定的答案,必要时还会对先前的那些案例加以重考。

“必要时”,难道它是说“经常”?回答是肯定的。我们不要以为,史学家的结论就一定不会受偶然性的影响。在所有愚蠢的论断中,一本书“决不会得到重写”这句话最为拙劣。确切地说,一本书“决不会得到重写”并非因为它臻于完美,而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历

12

① Manuel(拉丁语 Enchiridion),引申为“科学的”研究。(以下脚注若不特别说明,皆为中译者注。另,凡正文“[]”内的文字,均为中译者所加。)

② “人类的演进”(L'Evolution de l'Humanité),法国史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在1920年创设的一套丛书。至贝尔谢世时,已刊64本(原计划100本)。《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印刷书的诞生》以及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均列于其中。

史是时间的产物^①。我这样说并非要贬低历史。哲学也是时间的产物。物理学同样是其自身时间的产物：朗之万^②的物理学不是伽利略的物理学，伽利略的物理学也不再是亚里士多德的。从一种物理学到另一种难道不是在进步吗？我想应该是的。然而作为历史学家，尤其注意要说符合时代的话。每个时代都从心性上构建其自身的宇宙。这种建构不仅经由手头所拥有的全部材料、传承下来或获得的一切（正确或错误的）事实，还经由其自身的天赋、特有的机敏、品性、资质以及兴趣爱好等，经由一切有别于先前时代的東西。

同样，每一个时代都从心性上构建它关于历史性过去的表象（représentation），构建它的罗马、雅典、中世纪、文艺复兴，等等。如何构建呢？通过它所掌握的材料。正因为如此，一种进步的要素逐渐转入到历史著作中。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占有可靠的材料，这对构建历史来说很重要。就施展同样的才能，一个好的建筑师用陈年碎石、两三根旧木梁造出的一栋房屋，与他用大量雕琢好的上等宝石、裁锯好的优质木材造出的房子是不可等量齐观的。这里面就不但涉及到材料，还有天赋（尽管各有差异）、精神品质、思维方法等。特别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的动机是不断变化的，它使人们关注长期被淹没于黑暗之中的过去的某个局部。而且，这些可能翌日又被黑暗淹没。我们不要说这是人类的，更确切地说，这是人类认知的法则。

我们的先辈构建了他们的文艺复兴。这种文艺复兴又有别于他们的先辈构造过的。我们从已有的文艺复兴中继承了很多。例如，15岁那年，我与同伴们阅读了泰纳^③的《在意大利旅行》和《艺

① Histoire, fille du temps(历史, 时间之女)。见拉伯雷《第五部》第四十七章, “真理, 时间之女”(vérité, fille du temps)一句。

② 朗之万(Paul Langevin, 1872 - 1946), 法国物理学家。

③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 - 1893), 又译“丹纳”,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术哲学》等。18岁那年,我们又沉浸在布克哈特的书中。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拉伯雷也还是格布哈^①曾经刻画的那个形象。可是,1900—1941年间已经发生了多少悲剧与令人震惊的事件!如果我自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这里并没有奚落的意思,因为人对稳定性有一种巨大的渴求。稳定是如此美好,以至那些天生或后天训练得很敏捷的人也经常本能地排斥自己的洞察力。面对现实,他们宁愿熟视无睹,只关注那些以前注意到的事物),或者说我个人对此毫无察觉,那么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乃是因为我在1922年读了阿贝尔·勒弗朗^②所写的长篇导论,见《庞大固埃》(见修订版的《拉伯雷著作选集》)卷首。我为之震撼。拙作提出不信教这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试图给以某种回应。

* * *

16世纪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呈现在我们面前,首先就是拉伯雷。从内心世界上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嘲讽的都兰人,奥尔良让·德·默恩^③家族粗俗的、反教会精神的继承者?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走在同代人的前列,在批评精神与不信教方面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哲学家?抑或是质疑者?是向其所处时代所提出了“对人而言最不可或缺、最贴近其天性、最易于使人愉悦的信仰就是怀疑”的安纳托·法朗士所说的怀疑论者?或者与之相反,是阿贝尔·勒弗朗所谓的崇教狂,意在将人们引向自由科学的世俗层面?较之狂热地诠释庞大固埃的勒弗朗,冷静的我们是否会将拉伯雷

① 格布哈(Emile Gebhart, 1839-1908),巴黎大学文学教授。著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

② 阿贝尔·勒弗朗(Abel Lefranc, 1863-1952),法国文学家。1903年法国成立了“拉伯雷研究协会”,同时由勒弗朗等人组成的社群创立了《拉伯雷研究评论》。这份刊物随着研究兴趣的扩展逐步更名为《16世纪研究评论》(1913),以及《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1934)。这群学者在1912—1932年间,编辑出版了五卷本《拉伯雷著作选集》并附有大量评注。勒弗朗的导论为拉伯雷定调:他猛烈地攻击基督教信仰;他是先于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思想家,是一个敌基督的无神论者。

③ 让·德·默恩(Jean de Meung,又名 Jean Clopinel 或 Jean Chopinel,约1250?—约1305?),法国文学家。1284年用法语翻译了 Vegetius 的《罗马军制论》。

看作诸多普通的基督徒之一？他们在善良人的天主的祭坛上，安置了一个完全被剥夺了光环的基督。还是将拉伯雷看作激发了宗教改革的激情，却又因害怕遭到折磨使热情迅速得到抑制的人？我们在此就好比是巴奴日^①，在如何取舍的问题上进退维谷。如果需要权威的话，这些截然对立的观点的持有者，每一个都受到十个以上的备受推崇的权威的支持。

拉伯雷，不错！还有迷一样的博纳旺迪尔·德佩里埃^②呢！他是人文主义者，迷恋于柏拉图的思想。他是玛格丽特家族中享受
14 玛格丽特^③恩泽的扈从，徘徊于得宠与失宠之间。他是有勇有谋的“好战分子”，在法国宗教改革中，首次译了一本“通俗语言”[法语]版《圣经》。他曾与艾蒂安·多莱^④合作，而多莱是自由思想家^⑤的集大成者、《拉丁语的评注》的作者。他是一些厌世诗篇的作者，也是一些生动、粗俗故事的假定作者。他同时又是《世界的钟声》——四个世纪以来该书的创作激情与缘起仍是个谜——的神秘作者。同一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方面，我们该如何取舍呢？评论者轮番将他与宗教改革、思想自由、神秘主义甚或粗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德佩里埃究竟适合怎样的一副面孔？

不错，还要提到德佩里埃的支持者——纳伐尔的玛格丽特。她是基督徒，著有《罪恶灵魂之镜》。据说她是位世俗的女性，还著有

① 《巨人传》(第三部)中，巴奴日难以抉择是否应该结婚等问题。

② 德佩里埃(Bonaventure des Périers, 约 1498/1510/1518 - 1544?), 法国文学家。著有《世界的钟声》(*Cymbalum Mundi*, 1537)等。《世界的钟声》是一部对话录，弗朗索瓦一世认为有异教倾向，德佩里埃因得到玛格丽特的庇护才躲过了追查。

③ 这里指纳伐尔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Navarre, 或 Marguerite d'Alençon, Marguerite d'Angoulême, 1492 - 1549),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纳伐尔国王的王后。她同情宗教改革, 后来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庇护人。著有《罪恶灵魂之镜》(*Miroir de l'ame pécheresse*, 1531)、《七日谈》(*Heptaméron*, 1558 - 1559)等。

④ 多莱(Étienne Dolet, 1509 - 1546), 法国古典学家, 出版商, 诗人。

⑤ Libertin 一词语义较为模糊。它的本义为“自由思想家”, 有时涵盖了形形色色的行为举止。

《七日谈》。她还给布里松内^①写过神秘信笺。她信仰路德宗，曾用法语诗体翻译了马丁·路德的《对上主祷告的评注》。她还信奉加尔文教，早期支持过后来《基督教原理》的作者[加尔文]。她信奉圣灵主义，曾保护波凯与坎坦^②，使他们免受皮卡尔(后来变成了日内瓦人)狂热思潮的影响。她还是渴求上主之爱的女性：

含情脉脉地注视中有甜甜爱意
还是用你那甜甜如蜜的螫针
刺进我心里……
哎！我忐忑不安
因为我的爱在心中眩晕……

我们该如何在拥有众多特征且不协调(试图依据历史时期来分类也是徒劳)的情况下，为她描绘一副鲜活、逻辑一致的肖像呢？

问题同样存在德佩里埃的幕后支持者多莱身上。多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殉道者：参见科伯勒·克里斯蒂(Copley-Christie)。他是思想自由的捍卫者(参见重新关注[皮埃尔·]培尔的布尔梅)。他还信奉福音书中一切(这一点上，你如果相信纳塔莱·韦斯^③——德梅塞^④的继承人——的话)。这里有一些权威的论断，也有一些疑问。然而，所有的证人(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摆在那里。所有的文章都摆在那里，首先是多莱的作品——他那激动人心的《第二地狱》与令人悲伤的《感恩歌》(1546年)。从无神论者多莱到作为宗教改革家的多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仅这一点上，要让专

① 布里松内(Guillaume Briçonnet, 1470-1534)，法国修道院院长。与纪尧姆·法雷尔、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等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

② 波凯(Antoine Pocques, ?-?)、坎坦(Quintin Thierry, ?-1546)，均敌加尔文。两位均为主张“灵魂自由”的重要思想家，受纳伐尔的玛格丽特庇护。

③ 纳塔莱·韦斯(Nathanael Weiss, ?-1938)，法国新教历史协会秘书。

④ 德梅塞(Pierre des Maizeaux, 有时作 Desmaizeaux, 1673-1745)，法国改革派文学家。与莱布尼茨过从甚密。

16 世纪的不信教问题

家们达成一致意见几乎不可能。

- 15 我们还可以给出更多例子,但是这些已经足够。它们足以说明,我们在面对 16 世纪的人,质疑他以及他的同时代人,试图界定他的信仰时,对他以及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真正的把握。这里实际上就引出了方法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 * *

还是不要说“哎!要是文献材料再丰富一些,证人谈得再多一些,告白更详细些,那该多好!”因为从表面上看,我们今天难道不是已经拥有需要了解同代人的一切么?例如,要了解他们的隐情,就看所刻录的光盘;要想知晓他们的面部表情,就看所拍摄的照片。可是,有人说他是狡猾之徒,有人说他是谦谦君子,其实说的是同一人。

事实上,没有背景或铺陈,专题性著作就是一副半身像,会误导别人。再纯洁、再客观公正的宗教思想也不可能不烙上时代的印记。简言之,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不会烙上时代的印记。或者说,没有哪种宗教思想不会受生活条件之隐秘行为的牵制。这种隐秘行为在某个特定时期,为一切惯习、一切基于共同根基的表现所建。它还在这些表现上烙下了一种前所未有却绝不会重现其特定风格的印记。

说到这里,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问题的范围也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定。至少对历史学家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脱离他的同时代人来理解 16 世纪的作家。要确定某些适合他的标题,他著作中的某些篇章就应该符合我们某种形式的特殊情感的趋向,而我们今天有别于那些与我们有相同或不同宗教思维的人。你在谈到 16 世纪的人和观念时,你在谈到他们的愿望、情感、思维等方式时,你在相信像加尔文所说的 16 世纪的人用武装战斗时,问题就要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同时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来避免最严重和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时代错置(l'anachronisme)。

- 16 以今天的眼光看,拉伯雷、多莱、纳伐尔的玛格丽特在 1530 至

1550年间所写的书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要知道，人们在1532年如何听或者可能听，且如何理解《庞大固埃》与《世界的钟声》。还是倒过来说：我们甚至还要弄清楚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完全听懂或理解它们。我们会本能地应用我们的观念、情感、科研成果、政治经历、社会成就去理解这些文章。这些新书在里昂的蒙特尔大街或巴黎的圣雅各大街的某个书商的包装下面世时，那些快速浏览的人又在精美印刷的字里行阅读到了什么呢？正是因为这些延续的观念赋予了文本一种永恒的真理（至少我们认为是这样的），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所有的时代里，一切思想态度都是可能的，且具有同样的可能性呢？这对人类精神史来说是个大问题。它扩大了方法论问题，同时使方法论的范围变得异常宽泛。

* * *

“就像历史中的其他要素一样，人类的道德信仰在过去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可行的方面。因此，今天的道德真理，即使早有所料，当时也可能根本不具可行性。即使有人主张这样的真理，恐怕对同时代的人也没有说服力。”于是在1906年，弗雷德里希·劳赫^①提出了道德领域中的先驱者这个大问题：人不可能称义，因为人会预测未来。谈到什么是今天的“道德真理”，他补充说：人们在过去不能认清它，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认清它；“它只能在梦中得到认清。”顺便说一下，这是道德论者在历史学精神问题上的绝佳证据。

当前的首要目标就是把这些程式从道德层面转向信仰层面，这个目标与我们时代某些深刻含义的倾向是一致的。不久前，我们的导师吕西安·列维—布留尔^②考察了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与文明人的不同之处及其缘由。不过，很大一部分文明人的思维方式在

① 弗雷德里希·劳赫(Frédéric Rauh, 1861 - 1909)，法国哲学家、图卢兹大学教授。

② 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 1857 - 1939)，法国社会学家。

很长一段时期保持着原始人的特征。他们并非在任何时期都用同一种思维方式塑造他们的观念与信仰体系。真理大部分就是这样形成的：为什么历史学家不把它应用到他们自身领域时，就表现出这些细微的差异，而情愿让哲学家成为唯一表达者呢？难道是因为收效甚微？

就宗教问题而言，我们在试图重建先辈的精神状态时，往往“把理性放在一边，把启示放在另一边，但又必须从中作出选择。”——我们该作何种选择？理性与启示（实际上是整个抽象的讨论）对真正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勒南^①在他的《科学的未来》（*Avenir de la science*，第 41 页）中写道：我们在那些最虔诚的信徒中，常常遇到一些“对科学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他还总结说：人类的本性“归根结蒂强于所有的宗教体系，并且已经找到了某种秘密的报复方式。”勒南还补充道——当然深知在心灵寻求信仰时隐藏了某些东西——“开普勒、牛顿、笛卡尔与近代科学的大多数奠基者都是宗教的笃信者。”现代世界的奠基者是这样的，那些先驱者又如何呢？笛卡尔是这样的，他之前的拉伯雷呢？

* * *

18 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些人以给那些巨人正名为托辞，煞有介事地将他们与现代世界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结果反而是贬低巨人们。这种做法难道不让我们感到吃惊吗？他们要把这些巨人变成懦夫才满意，把他们变成英雄辈出的世纪里的唯一一群懦夫，而这些所谓的英雄愉快地终身致力于那些充满悖论的真理。他们提出的“懦夫”假设，满足了他们本能地对智者以及智者之伟大的憎恨。为此，有些人的愉悦之情溢于言表，毫不掩饰。他们需要像勒费弗尔^②那样的人，其鲁莽的异教倾向因一个胆小怕事的老头的警告就

① 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思想家。

② 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Jacques Lefèvre d'Étaples；拉丁名 Jacobus Faber Staplensis, 约 1453-1536)，法国神学家、人文主义者，法国宗教改革先驱之一。曾用法语翻译《圣经》，受过纳伐尔的玛格丽特的庇护。

得到了抑制。他们还需要像伊拉斯谟那样的人，拒绝仅仅因为他喜爱平静、渴望避免遭受残酷迫害，就把自己与那些同自己性情相反的人和教义联系起来。很多不熟悉这些智者的人，以高尚的姿态指责受玛格丽特庇护的人，同时指责托马斯·莫尔的朋友，且在较为宽容的情形下，将他们描述成“胆怯者”。在那个世纪的另一端，他们需要一个胆怯的蒙田^①——喜欢逃避灾难与公共生活的危险。其间，他们还需要一个恰似巴奴日的拉伯雷——他是诡计多端的弄臣，是愤世嫉俗的食客，还是十足的不信教者，但又会掩饰，假装对教会崇敬万分。或者说（这是一种新的说法），他们需要一个狂热的拉伯雷，不仅强烈反对天主教教会，还敌基督教，然而有时又出于恐惧，伪装自己。恐惧似乎是人世间智识和理性与生俱来的（且是值得称颂的）伴侣。

以上便是对那些被“神秘”包围的人们所作的粗略但公平的描述，他们一生都在与“未知”作斗争。他们思考宇宙，却不像17世纪的人，将宇宙看成一种机械论、根据已知计划运作的体系，而是将它视作一个生命有机体，受某些神秘力量的控制。

人们对历史的兴趣，通常源于个人的关注，最后往往陷入无休止的细节描述，无法自拔。我们还是用真正更人性的概念代替那些英雄世纪的圣灵主义的概念吧。（因为恐惧是人的本性，却对战胜恐惧尤为恐惧）这就是拙作试图要达到的目标。这是一本关于拉伯雷的专著吗？拉伯雷确实很伟大，但我还是无意因此只写他一个人。相反，这是对方法的探求，更确切地说，是对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它们涉及到历史学、心理学和方法论，值得花十年的工夫思考。

19

* * *

职是之故，我在接下去的几页文字中，如果继续沿用前面的思想、推理方法，这样做是否妥当呢？或许我该抛弃先前为拉伯雷研究所构建的框架，舍弃前人著述中对此的讨论，而只保留第二部

①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 - 1592)，法国思想家。